



敷文德而有苗格文王於崇非不修德卒不免用師
故詩曰執訊連連攸馘安安豈文王之德不及禹邪
時異而已矣

益稷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
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
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
土革絲木匏竹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蓋六律所以考五聲
五聲所以成八音八音所以察治忽此樂之所由以
成五言所由以出納者也今夫詩言其志歌永其言
則教六詩以六德爲之本言之所以納也以六律爲

之音言之所以出也言之變雖無窮而出納皆不過五則所道者孰非中德所詠者孰非中聲邪楊雄謂中和莫盛乎五荀卿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如此而已嘗試論之古樂之發六律固正矣而後世四清興焉律之所以不正也五聲固和矣而後世二變興焉聲之所以不和也然四清之名起於鐘磬二八之文非古制也豈鄭氏傳會漢得石磬十六而妄爲之說邪二變之名起於六十律旋宮之言非古制也豈京房班固傳會左丘明爲之七音以奉五聲之說邪是不知左丘明所謂七音即八音也八音以土爲主是以金石絲竹匏與革木皆待之而後和焉漢書樂記國語之論八音皆虛土音以爲之主猶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虛其五之意也由是觀之樂音有八

孰謂合二變而七之乎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大舞大合樂則舜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以作樂則舞可知矣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舜之於臣民趨操同者躬禮樂以帥之趨操異者推禮樂以教之自予欲觀古人之象至作服汝明者躬禮以帥之也自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至出納五言汝聽者躬樂以帥之也自庶頑譏說至欲並生哉者推禮以教之也工之颺言若風之揚物則巽以入之非特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亦足勸矣蓋舜之於股肱耳目之官欲左右有民而責之使翼欲宣力四方而責之使爲則法度彰矣欲觀古象以作服而責之使明欲聞音律以作樂而責之使聽則禮樂著矣如

此則夫何為哉垂拱視天民之阜而已

樂曰曼擊

曼擊如以戈曼以止樂器之所以為敵也擊以作樂器之所以為祝也此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禮勝則離而以違為文故曲禮以毋不敬為先樂勝則流而以反為文故作樂先曼而後擊與樂記所謂節奏先節後奏同意今夫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樂之所終患以生焉然則作樂憂而後擊是以禮節樂而使之無奪倫之患豈不為得樂之情也歟爾雅曰曼禮也禮節樂故也

鳴球

禮記郊特牲言諸侯之宮縣而擊玉磬明堂位言四代之樂器而搏拊玉磬春秋之時齊侯以玉磬賂晉

止兵臧文仲以玉磬如齊告糴則玉之於石類也玉磬則出乎其類者矣顧命言天球在東序呂氏春秋言堯命夔擊石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則天球玉之自然可以為鳴球衆聲之所求而依之者也傳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禮記言玉之聲清越以長者樂也謂之鳴球雖出於所考要之其聲清越以長無異於禽之鳴也

搏拊

乘水者付之泝作樂者付之拊拊之為器韋表糠裏狀則類鼓聲則和柔倡而不和非徒鏗鏘而已書傳謂以韋為鼓白虎通謂拊革而糠是也其設則堂上此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則先歌大師所謂登歌則令奏擊拊是也既曰搏拊又曰擊拊者拊之或搏或擊

拊聲小大之辨也與所謂擊石拊石爲磬聲小大之辨同意荀卿曰縣一鐘而尚拊大戴禮曰縣一磬而尚拊蓋一鐘一磬特縣之樂也拊設於一鐘一磬之東其爲衆樂之倡可知矣大祝登歌擊拊固小師之職也大師則令之使奏擊而已此先夏擊後搏拊禮記先搏拊者書以作樂序之記以樂器序之故其先後不得不異

樂書卷第七十七

樂書卷第七十八

尚書訓義

虞書

益稷

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實在位群后德遜

八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琴之樂出乎器入乎覺而瑟實類之其所異者特絲分而音細爾明堂位曰大瑟大琴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爾雅曰大琴謂之離大瑟謂之洒蓋琴則易良瑟則靜好其聲尚宮其音主絲士君子所常御所以樂得其道堂上之樂也故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抑足以禁淫邪正人心矣荀卿曰琴瑟以樂心豈虛言哉周官大司樂雲和之琴

瑟以礼天神空桑之琴瑟以礼地示龍門之琴瑟以
礼人鬼是琴瑟之用各以聲類所宜雲和陽地也琴
瑟宜於園丘奏之空桑陰地也琴瑟宜於方澤奏之
龍門人功所鑒而成也琴瑟宜於宗廟奏之此言琴
瑟以詠繼之祖考來格則樂以迎來亦舉宗廟見園
丘方澤之意也儀礼鄉飲酒礼二人皆左何瑟後首
擗越燕礼小臣左何瑟面執越樂記曰清廟之瑟朱
絃而疏越皆不及琴者瑟二十五絃琴則五絃而已
亦舉大見小之意也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
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
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舜之作樂祖考來格則致
鬼神示可知虞賓在位則安賓客說遠人可知羣后
德遜則和邦國諧萬民可知鳥獸蹢躅鳳凰來儀則

動物可知虞周之樂相爲表裏而已

下管

礼記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達有神興有
德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仲尼燕
居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祭義曰昔
周公有勲勞於天下成王賜之重祭升歌清廟下而
管象燕礼大射曰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新
宮蓋周之升歌不過清廟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下管
不過象武新宮則舜升歌下管之詩雖無經要之歌
以示德管以示事一也德成而上歌以詠之於堂上
事成而下管以吹之於堂下豈非以無所因者爲上
有所待者爲下邪今夫堂下之樂以木爲末以竹爲
本故爾雅大管謂之箴中謂之篴小者謂之箛蓋其

狀如簾笛而六孔併兩而吹之其所主治相為終始所以道陰陽之聲十二月之音也女媧始為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為班管以合日月星辰之會帝學受吹竽展管則管為樂器其來尚矣至周而大備教之於小師播之於瞽矇吹之於笙師辨其聲用則孤竹以禮天神孫竹以禮地示陰竹以禮人鬼凡各從其聲類故也管或作筦詩曰磬筦將將是也或作琯傳稱白玉琯是也廣雅曰管象簫長八尺圍寸八孔無底豈以後世之制為言歟

鼗鼓

鼓所以作樂者也鼗所以非奏鼓者也天道北於北方其於卦為坎其於音為革則鼗鼓之至之音堂下之樂也爾雅大鼓謂之麻以其聲大而散故也小者

謂之料以其聲小而迷故也月令修鞀鞀世紀帶鞀命倕作鞀鞀大謂之鞀而與麻同小謂之鞀而與料同則鼗鞀一也以之作樂為鼓作已而為磬則鼓磬一也周人辨其聲用雷鼓雷鼗以樂天神靈鼓靈鼗以樂地示路鼓路鼗以樂人鬼鼓人掌教其鼓而不及鼗儀禮大射鼗倚于頌磬西絃而不及鼓互備故也先儒以鼓為春分之音鞀為震之氣是不知坎音革之意也

合止祝敔

周官小師掌教播鼗祝敔周頌有瞽亦曰鼗磬祝圉蓋堂下樂器以竹為本以木為末則管者本也祝梧者末也祝之為器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陰始於二四終於八十陰數四八而以陽一主之所以作樂

則於衆樂先之而已非能成之也有兄之道焉敵之
爲器狀類伏虎者西方之陰物也背有二十七銀鐸
者三九之也櫟之長尺十之數也陽成於三變於九
而以陰十勝之所以止樂則樂能以反爲文非特不
至於流而失已有足禁過者焉書曰夔擊祝曰楷擊
樂記曰聖人作爲控楬荀卿曰鞀祝拊控楬似萬物
蓋祝敵以控楬爲體控楬以夔楷擊爲用也爾雅曰
所以鼓祝謂之籥則祝以合樂而作之必鼓之欲其
止者戒之於蚤也敵以節樂而止之必鼓之欲其籥
者索之於後也今夫樂出於虛故其作之也虛必欲
虛控必欲空琴必用桐拊必用櫟皆以虛爲本也及
其止則歸於實焉此敵所以爲伏虎之形歟然則樂
之張陳夔擊必於堂上祝敵必於堂下何邪曰祝敵

器也夔擊所以作器也器則卑而在下作器者尊而
在上貴賤之等也堂上之樂象廟朝之治堂下之
樂象萬物之治荀卿以堂下之鞀祝控楬爲似萬物
則是以堂下之拊亦似之誤矣今夫祝控一物而異名
荀卿離而二之亦誤矣

樂書卷第七十八終

樂書卷第七十九

尚書訓義

虞書

益稷

笙鏞以間鳥獸踴躍

大笙謂之巢以衆管在匏有巢之象也小者謂之和以
大者唱則小者和也大鐘謂之鏞以能考大功也小者謂
之鐸以其薄而小也蓋笙之爲器以匏爲之包竹揔而植
以象物之生其音則象鳥矣鏞之爲器以金爲之能宮能
商始隆而終殺其聲則象獸矣儀禮大射儀樂人宿縣于
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笙震音也於方爲陽鏞允音
也於方爲陰周官笙師掌共鐘笙之樂是鼓應笙之鐘而笙
亦應之也詩曰

笙磬同音周官眠瞭掌擊笙磬則磬乾音也與笙同
為陽聲是擊應笙之磬而笙亦應之也儀礼有衆笙
之職則笙之所職固不一矣笙磬則異器而同音笙
鏞則異音而同樂蓋樂之作也先鼓以警戒後鐘以
應之故虞書論堂下之樂以鼗鼓為先笙鏞次之商
詩以置我鞀鼓為先鏞鼓次之周詩以鼗鼓為先維
鏞次之則鼓大麗而象天鐘統實而象地天先而地
從之鼓先而鏞從之先王立樂之方也鄭氏謂先擊
鐘次擊鼓以奏九夏是徒知鐘鼓之文不知用鐘鼓
之意也仲尼曰樂去樂去鐘鼓云乎哉以為樂在於
鐘鼓則鐘鼓樂之器而器非樂也以為不在於鐘鼓
則鐘鼓不絃吾無以見聖人矣以詠則升歌以貴人
聲所謂聲依永也以間則下管以賤樂器所謂律和

聲也堂上之樂主乎聲依永非不以律和之堂下之
樂主乎律和聲非不以聲依之夫然後上下合和而
不失乎中和之紀矣六始為律六間為呂言間則律
舉矣與周官言律同而以典同名官同意自虞至周
鏞大而鐘小自周公制禮有鐘師鑄師則鐘大而鑄
小矣故鐘師掌金奏大鐘也鑄師掌金奏小鐘也國
語曰細鈞有鐘無鐃昭其大也大鈞有鐃無鐘鳴其
細也此其辨與鄭氏謂鐃如鐘而大孫炎釋爾雅鏞
亦名鐃不亦失小大之實乎

簫韶九成

大簫謂之言以其管二十四無底而善應故也小者
謂之箛以其管十六有底而交鳴故也簫陰氣之管
故大者四小者二八其器則細其音肅如亦各從其

類也荀卿曰鳳凰于飛其翼若干其聲若簫簫蓋簫以
比竹爲之其狀鳳翼其音鳳聲雖有管而非管夏至
之音也管則合兩以致用象簫而非簫十二月之音
也周官之於簫管鼓之小師播之鼗蒙吹之笙師則
簫管異器而同用要皆堂下之樂而已燕禮下管新
宮記曰下管象武以管爲堂下之樂則簫亦可知也
詩曰簫管備舉以簫爲樂之大成則簫亦可知也列
子曰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究也故王道至九
變而後明賞罰至九變而後行樂至九變而後淳氣
洽則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淳氣洽之所致也古者功
成作樂舜命九官以亮天功率至於庶績咸熙則其
樂九變亦不過形容乎此而已惟樂爲能著萬物之
理而萬物亦莫不以類相動故師曠奏清角而玄鶴

爲之率舞瓠巴鼓瑟而大鳥爲之仰秣伯牙鼓琴而
流魚出聽周作六樂而六物自致然則夔奏簫韶而
鳳凰來儀固不能無是理也經曰禮樂合天地之化
百物之產不過如此大司樂言九德之歌九韶之舞
然則簫韶九成而舞可類舉矣韶樂九成武樂六成
何也曰二與四爲六而坤用之兩地之數也一二五
爲九而乾用之參天之數也武武樂也而屬乎陰其
成以兩地之數韶文樂也而屬乎陽其成以參天之
數象成莫大乎形而數如之亦節奏自然之符也韶
又作磬者經曰凡六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而大磬居一焉自文之五聲言之則磬之上聲所以
紹五聲也自播之八音言之則韶之左音所以紹八
音也舜欲聞五聲八音在治忽概見於此

鳳凰來儀

萬物辨於北交於南辨於北正固之時也其性智其情悲其類爲介有龜蛇之象也交於南嘉會之時也其性礼其情樂其類爲羽有鳳凰之象也凡鳥以翼右掩左爲雄以翼左掩右爲雌故桃蟲鷦而其雌鳩鷗鳳而其雌皇蓋鳳凰之爲物其羽可用爲儀所以爲礼其鳴中律呂所以爲樂至於其羽若干其聲若簫韶之爲樂雖作於治定制礼之後亦所以象鳳凰聲形而已鳳陽物也動而唱始鳳陰物也靜而和終其羽雖皆可用爲儀其來亦未嘗不以匹也故天下治則以匹而見天下亂則以匹而隱人君以仁治天下法度彰礼樂著則鳳凰爲之應亦各循其類之舜集堯舜行堯道法度固已彰礼樂固已著其儀樂以道陰陽之和凡所謂陰陽之物未有不爲之感應則鳳凰來儀固其理也傳不云乎夫樂象成者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爲而藏乎

樂書卷第七十九終



樂書卷第八十

尚書訓義

虞書

益稷

夏書

五子之歌

商書

仲虺之誥

伊訓

周書

顧命

益稷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小華之山其陰多磬鳥危之山其陽多磬高山深水

樂書卷第八十

出焉其中多磬磬石所出固雖不一要之一適陰陽之和者泗濱所貢浮磬而已然其制造之法倨句一矩有半外之爲股內之爲鼓其博二莫不有數存於其間已上則摩其旁而失之太清已下則摩其端而失之太濁要之一適清濁之中者薄以廣短以厚而以有虞氏命夔典樂擊石拊石至於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者繇此其本也蓋八卦以乾爲君八音以磬爲主故磬之爲器其音石其卦乾乾位西北而天屈之以爲無有曲折之形焉所以立辨也故方有西有北時有秋有冬物有金有玉分有貴有賤位有上有下而親疎長幼之理皆辨於此矣古人之論磬嘗謂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三者行然後萬物成天下樂之故在廟朝聞之君臣莫不和敬閭閻聞之父

子莫不和親族黨聞之長幼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之敏有至於此則磬之所尚豈在夫石哉存乎其聲而已然則言球必以鳴先之者豈非以磬尚聲爲衆聲所依邪擊石拊石堂上之樂也百獸率舞堂下之治也堂上之樂足以兼堂下之治堂下之樂不足以兼堂上之治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一物不得其樂未足以爲樂之至一人不得其和未足以爲和之至舜之治功大成而以樂形容之百獸

至於率舞則無一物之不得其樂者矣庶尹至於允諧則無一人不得其和者矣如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上下宜相勅戒之時也歌如之何不作乎蓋君之於臣有下下之道故其歌所以先股肱後元首臣之於君有報上之道故其歌所以先元首後股肱在詩鹿鳴之下下天保之報上亦何異此然臣之賡歌始之以元首明股肱良庶事康以明上好要而下交時之所以泰也終之以元首叢脞股肱惰萬事墮以明上好詳而不交時之所以否也然則君臣聞之其不勸戒之乎蓋古之君臣不以無過為能而以能戒為羞雖虞舜之時尚爾況其他乎然王之道也故禹至於六府三事允治戒之用休俾勿壞而已帝之道也舜至於獸舞尹諧而戒之以勅天之命

惟時惟幾豈不宜哉昔齊景公之時作君臣相悅之樂不過於徵招角招則舜作君臣相戒之歌庸詎知非歌招乎舜作韶樂而歌之可也齊人之樂亦得謂之招者豈非以陳公子完奔齊而有是樂乎不然孔子何以在齊聞韶有至於窮神知化而三月不知肉味為哉

五子之歌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夫歌者直已而陳德生於嗟嘆之不足者也故五子之怨太康猶小弁之怨親親五子之怨太康盡為弟之義也小弁之怨親親盡為子之仁也

甘酒嗜音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酒所以養德亦所以覆德音所以昭德亦所以喪德

故酒可節而不可甘音可聽而不可嗜禹惡旨酒未
嘗甘酒也好善言未嘗嗜音也故甘酒而及亂嗜音
而溺志適自取亡而已太康失邦有在於此五子
之歌所以深訓之也孟子曰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
之行誠哉是言歟然則禹之聲尚文王之聲非不尚
音也特不嗜之而已

仲虺之誥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古之賢王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故成湯之在亳當聰
明作元后樂道而已未嘗邇乎姦聲也耳其有不聰
乎悅德而已未嘗邇乎亂色也目其有不明乎不邇
聲色則不役耳目矣不殖貨利則百度惟正矣湯之
於此非苟知之以淑諸身亦允蹈之以淑諸人矣故

其制官刑儆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
巫風不邇聲色以率之也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
時謂淫風不殖貨利以率之也不邇聲色與中庸所
謂化民之聲色者異矣不殖貨利與子貢而貨殖焉
者異矣然則湯之不邇聲樂如此記言商人尚聲何
也曰自三代異尚言之則尚聲者一時之制也自其
檢身言之則不邇聲者終身之行也

伊訓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孔子與人歌而善然後和之是君子未嘗不歌也所
不貴者酣歌于室而已曾點從遊於舞雩之下詠而
歸是君子未嘗不舞也所不貴者常舞于宮而已此
所以謂之巫風官刑之所以儆者也若夫陳姬好巫

而一國之民多棄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不
特常舞于宮酣歌于室而已此東門之粉所以疾亂
而巫風又不足道也

顧命

天球在東序脩之舞衣鼗鼓在西房

德成而上事成而下天球堂上之樂先王所以象德而
樂天者也故在東序東則陽位而陽極上故也舞衣鼗
鼓堂下之樂先王所以象事而樂人者也故在西序西
則陰位而陰極下故也舞衣之制其詳不可得而聞其
見於經者不過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祭服之冕以舞大
武而已脩之舞衣豈脩國之服為不失古人之制歟漢
放五方之色為舞者之衣謂之五行舞彼蓋有所受之也
樂書卷第八十終

樂書卷第八十一

春秋訓義

隱公

莊公

文公

宣公

昭公

隱公

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春秋之法凡公與夫人之廟非志災則不書也非失
禮則不書也志災而書若新宮火僖宮災之類是已
失禮而書若丹桓宮楹立武宮煬宮之類是已仲子
之於惠公非夫人也特隱公妾母爾禮喪服小記妾
母不世祭况立宮而考之乎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
仲子之賵君子猶以為非禮况考其宮而獻六羽乎
書仲子蓋賤之以正名分也書六羽蓋辨之以謹名

數也然文莫重於羽舞武莫重於干舞皆所以節八音而成樂故舞必以八人爲佾自天子達於士降殺以兩故天子用八八諸侯用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先王之制也明堂位言魯祀周公用天子禮樂是魯於周公廟得用八佾之舞於羣公廟不過用六佾而已後世禮壞僭八佾於羣公之廟蓋有之矣隱公始復六羽公穀以爲始僭是不知諸侯以六佾爲正也左氏雖知諸侯六佾之正而謂春秋善隱公復正而書之是不知用於羣公廟爲正用於仲子宮非正也不然則善其復正自常事爾春秋何爲書之邪隱公用諸侯之舞於仲子之宮春秋且書而罪之季氏用天子之舞於家廟之庭孔子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不亦宜乎言考仲子之宮與詩斯干宣王考室之

考同孰謂成之爲夫人邪言初獻六羽與所謂初祫畝之初異孰謂猶爲僭諸公邪此稱獻羽舉文以見武與卒叔弓言簫入同意孰謂婦人無武事邪不然闕宮祀姜嫄之詩何以美萬舞洋洋乎杜預謂天子諸侯大夫士之舞一列遞減二人至士四人而止殆非古樂舞之制也

莊公

文公

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文公十有五年六月辛丑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古者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章明天下之男教男教不修陽事不得譴見于天日爲之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以蕩天下之陰事小雅亦曰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

有食之亦孔之醜則知日者陽精也君之象也食者陰侵陽也臣蔽君之象也人君能修德政則變消而福至反是則災起而禍成故日食之變三十有六春秋皆書之非特傷周道之衰且以謹人君之戒也孰謂惟正陽之月君子忌之哉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鼗奏鼓鼗夫馳庶人走由是觀之凡日食鼓于社助陽以責陰禮也用牲非禮也孔子書鼓用牲者非謂九月六月不鼓也特譏其用牲尔左氏謂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是不知書述天子鼗奏鼓鼗夫馳之意也

宣公

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禮記齊人將有事於太山晉人將有事於類林則所謂有事于太廟者常祭之禮也周頌絲衣繹賓尸則所謂猶繹者明日又祭之禮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干舞有形而無聲籥舞則聲發而形從之先王之樂所以備文武者不是過也春秋之時禮樂不出於天子而出於諸侯非僭行之則僞爲之而已蓋廟祭吉禮也臣卒凶事也吉凶之禮固不可同日故宣公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則壬午繹祭固在所可廢也繹祭可廢且萬入去籥而卒事則君臣之恩亦已薄矣與其萬入去籥而不爲樂孰若廢繹祭之爲愈哉此仲尼所以言非禮而稱猶也春秋書猶其義有二有可以通之之辭是幸其猶如此若不郊猶三望不告朔猶朝廟是也有可以已之之辭

是甚其猶如此則壬午猶繹是也然則公子遂公子翬
其事固同獨卒仲遂何也曰翬之於隱公君臣之義
深宣公之於遂君臣之恩薄聖人於經沒翬而著遂
者所以示褒貶也蓋仲遂死於王事也故卒而字之
不言公子者宣公失父道故也與僖十六年卒公子
季友異矣商周皆以萬入定天下故其舞謂之萬舞
則萬舞天子之樂也言壬午猶繹萬入去籥非特譏
繹祭抑又譏僭用天子之樂爾傳者以謂萬入去籥
以其為之變譏之也其曰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其
言譏之則是言不卒則非春秋所書為宣公失禮不
為仲之不忠於子赤也果為不忠於子赤奚待卒而
後正之哉

昭公

昭公十有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

籥之為樂起於黃鍾之龠竅而為三則冲氣出焉先
王所以通中聲也蓋宗廟之祭事之大而重者也大
夫卒事之小而輕者也先王之禮不以大廢小亦不
以輕妨重宣八年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壬午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是譏其以輕妨重也昭十五年癸
酉有事武宮籥入收弓在去樂卒事是譏其以小廢
大也言萬入以舞為主言籥入以聲為主卒仲遂于
垂為死王事故也卒叔弓不言地為泄事而卒故也

樂書卷第八十二

易訓義

需

師

豫

比

需

需

坎上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

天之所需以爲兩者雲也君子所需以爲燕樂者飲食也飲以養陽天產也食以養陰地產也需非飲食也飲食之道而已此君子所以需朋友故舊以爲燕樂歟蓋以飲食燕之者禮也其樂之者樂也文王之於周以鹿鳴燕羣臣嘉賓則曰以燕樂嘉賓之心以常棣燕兄弟則曰和樂且湛以伐木燕朋友故舊則曰坎坎鼓我蹲蹲舞我由是觀之酒食所以合歡豈

虛言哉若夫九五體飲食之道以養天下非特施禮樂於燕樂之間而已故曰酒食正吉以中正也與困于酒食異矣

師

師三坤上象曰地中有水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古之用師內有必勝之道外有佐勝之術師出以律以佐勝之術行必勝之道故也人生天地之間一氣之消息一體之盈虛未嘗不與陰陽流通與物類相為感應律也者述陰陽之氣數通物類之終始故凡聲音所加吉凶所兆發實真應昭昭者皆得考其祥焉然則以同律聽軍聲使吉凶不待陳而知勝負不待戰而決豈有他哉本諸五聲而已蓋角主軍稷

而士心失商主戰勝而軍士彊徵主將急而軍士勞羽主兵弱而威明喪宮主軍和而士心寧其聞而聽之聽而詔之則吉可馴致凶可豫防而坐收百勝萬全之効焉此所以武王知商之不敵師曠知楚之无功也傳曰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不過如此在易師之初六以柔下之才處一卦之始師始出之象也據坎之體於象為耳而主聽以律之象也方是時吉凶未明勝負未決以律則惠迪吉失律則從逆凶春秋傳曰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以律不臧無害為吉不失勝之道故也失律而臧無害為凶失勝之道故也昔王良從禽為之範終朝不獲一君子不以為失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君子不以為善彼從禽猶若是況行師乎其否臧凶宜矣老子曰妄為而要中功

虛言哉若夫九五體飲食之道以養天下非特施禮樂於燕樂之間而已故曰酒食正吉以中正也與困于酒食異矣

師

師三坤上象曰地中有水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古之用師內有必勝之道外有佐勝之術師出以律以佐勝之術行必勝之道故也人生天地之間一氣之消息一體之盈虛未嘗不與陰陽流通與物類相為感應律也者述陰陽之氣數通物類之終始故凡聲音所加吉凶所兆發實宜應昭昭者皆得考其祥焉然則以同律聽軍聲使吉凶不待陳而知勝負不待戰而決豈有他哉本諸五聲而已蓋角主軍纓

而士心失商主戰勝而軍士彊徵主將急而軍士勞羽主兵弱而威明喪官主軍和而士心寧其聞而聽之聽而詔之則吉可馴致凶可豫防而坐收百勝萬全之効焉此所以武王知商之不敵師曠知楚之无功也傳曰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不過如此在易師之初六以柔下之才處一卦之始師始出之象也據坎之體於象為耳而主聽以律之象也方是時吉凶未明勝負未決以律則惠迪吉失律則從逆凶春秋傳曰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以律不臧無害為吉不失勝之道故也失律而臧無害為凶失勝之道故也昔王良從禽為之範終朝不獲一君子不以為失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君子不以為善彼從禽猶若是況行師乎其否臧凶宜矣老子曰妄為而要中功

成不足塞責事敗足以滅身此之謂歟周之出師有
太史抱天時太卜正龜兆大師執同律皆所以慎戎
事重民命則易之與當周之盛德其師出以律豈不
信然以初六爲師出之始則上六師旋之時也出而
以律所以存豫戒之智旋而左執之所以示愷樂之
仁非憂樂與民同孰與此哉古之言律或謂六律或
謂六始配律者或以呂或以同六始則以六間配之
何也曰迷天地自然之氣謂之律以陽造始謂之始
匹於陽爲呂間於陽爲間同於陽爲同呂命以體間
命以位同命以情合陽六陰六言之均謂之六律也
是卦特以律爲言豈非合而言之邪

豫

豫 ䷏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

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在地中一陽之復也雷行天上四陽之壯也豫雷
出地則非一陽之復亦非四陽之壯適陽中之時也
天之中聲於是發矣總一卦言之在彖天地以順動
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在爻初則鳴豫而志窮上則
渝冥而無咎則豫之貴中非特乎象也然則以雷出
地爲中聲之發明矣蓋電有形而無聲雷有聲而
無形秋陰中也雷聲收焉蟄蟲應之以坯戶春陽中
也雷聲發焉蟄蟲應之以啓戶啓戶則蟄者奮雷
出地奮之象也鼓之以雷霆記禮者以爲樂之和
驚之以雷霆莊周以爲咸池之感則雷出地奮豫
先王作樂之象也然作樂崇德振古如茲故稱先王
焉至於以之薦上帝配祖考因時以行典禮惟殷時

爲然以殷人之祭尚聲故也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
其子主以樂教瞽之所宗又那祀成湯以樂爲主則
殷人尚聲可知矣蓋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故卦爻
有稱帝乙歸妹有稱高宗伐鬼方有稱東鄰殺牛不
如西鄰之禴祭則易之述殷非特薦上帝配祖考而
已周之盛時雷鼓雷鼗以降天神以六律六同五聲
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非不體雷出地之象
作樂以薦天神配人鬼也然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異於殷之薦上帝一以祖
考配也豈非禮樂略於殷至周然後大備邪世德下
衰樂廢以淫鄭衛好濫而趨數宋齊燕女而教辟類
皆感條暢之氣滅和平之德君子不聽祭祀弗用者
明不足以崇德幽不足以薦鬼神故也

比

比 坤上 象曰地上有水比初六有孚比之無咎有孚
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爾雅曰盎謂之缶缶之爲器內虛以容外圓以應土
音出焉八音之主也宮爲土聲信德出焉五聲之君
也記曰樂者樂也雜卦曰比樂也樂爲樂之實缶爲
樂之器初六陰柔之質缶之象也其爲器虛而能實
有孚盈缶之象也誠信之德充實於內而人樂之君
子樂得其道而來小人樂得其欲而來吉孰甚焉非
有他而何周官六鄉之民入則爲比出則爲師比有
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與民同吉之意也師出以律否
臧凶與民同凶之意也非憂樂以天下孰能與此

樂書卷第八十二終

樂書卷第八十三

周易訓義

升

離

萃

既濟

繫辭

次

剛柔際也

以三三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象曰樽酒簋貳

酒所以養陽而其器為樽食所以養陰而其器為簋樽則其體外負陽類也故其數奇簋則其體內方陰類也故其數偶樽酒簋貳禮之至薄者也用缶樂之至質者也六四以柔正而无應乎陽九五以剛正而无應乎陰當坎之時能免乎險者惟剛柔各得其正者能之以正而相與以近而相得行至薄之礼用至

質之樂其誠有不足以相際乎禮曰古之人不必親相與言以禮樂相示而已此之謂也魯頌以于胥樂兮爲君臣有道之頌孟子以徵招角招爲君臣相悅之樂蓋本諸此然人之相與以誠則約以僞則費納約者致其誠之謂也室之有牖則幽明通剛柔相濟之意也蓋相際者禮也相接者恩也君臣之間恩隆於禮故坎言剛柔際父子之間禮不隆於恩言剛柔接然解之初六言剛柔之際與坎異者六四九五以近相與不必有所之故言剛柔際解之初六九四以遠相與不能無所之故言剛柔之際

離

離☲☲上離下九三日見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入羣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審所以鼓柷以鼓琴瑟以鼓敔謂之輓以至彈琴謂之鼓琴鏗瑟謂之鼓瑟吹笙謂之鼓簧然則擊缶謂之鼓缶不亦宜乎六二陰也缶象也九三陽也其用動以吐歌象也九三以炎上之性履過中之位不能反炎上之性鼓六二之缶以歌樂則大羣之嗟不期至而自至矣其能久而無凶乎詩曰今我不樂逝者其羣此之謂也比之初六坎之六四離之六二皆陰爻其取缶象一也然比取其情以樂者樂此故也坎取其聲以坎其擊缶故也離取其象以離虛中善應故也

萃

萃☴☵上坤下兌象曰澤上於地萃六二引吉無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無咎中未變也

升䷭
巽下坤上象曰地中生木升九二孚乃利用禴無咎象
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既濟三三離下坎上象曰水在火上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天地之間凡負陰抱陽而生者莫不具剛柔之性盡
柔之性而有孚者萃之六二也盡剛之性而有孚者
升之九二也然孚者誠之至誠者性之德萃不以孚
則其聚易散升不以孚則其升易困詎能無咎乎立
陽道常饒饒則豐陰道常乏乏則約六二以陰居陰九
二以陽居陰其爲物則約而非豐其爲礼與二

樂用禴之象也古之人致孝乎鬼神以誠

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藇藻之菜猶可以共飢之況事上

乎然則君臣相與顧豈以位之上下爲間哉亦在夫

誠而已此六二以柔中而順乎上九二以剛中而巽

乎上所以皆盡乎乃利用禴之道也時以用禴爲利

則不用禴能無害乎以禮推之夏商之時春祭曰禘

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天子犴牲禘祫禘祫嘗

裕烝諸侯祔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祔

至周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以享先王周雅亦曰禴

祠烝嘗于公先王是易興於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也

祭多以禴爲言則禘禴之祭一也以飲爲主故稱酌

以樂爲主故稱禴則飲必有樂先王之禮也郊特牲

曰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

陰氣也故無聲以飲為主則用樂可知矣樂以中聲
爲本而三孔之簫先王所以通中聲也凡聲皆陽也
故萃升既濟皆於中爻言之然萃之陽資乎五升之
陽資乎已無適而非材也萃之六二陰也必待九五
之陽引之然後用禴升之九二陽也不待六五之陰
引之然後用焉故升之九二以用禴爲先異乎萃之
六二序於引吉之後也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
鄰之禴祭則禴祭主六二言之與萃六二同意然既
濟禴祭則用儉以持盈是有大而不能謙必豫可以用
樂之時也成王以見賢持盈而有假樂之嘉者以此

繫辭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
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

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
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自天尊地卑至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此禮者天地之
別也自剛柔相摩至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樂者天
地之和也樂以崇德禮以廣業而禮樂由賢者出故
君子居則樂其德而小人居則樂其利是以盡利者禮之禮也天下之物
莫貴於德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則民散矣故君子居則樂其德而小人居則樂其利是以盡利者禮之禮也天下之物

朱書卷第八十四

孝經訓義

三才

紀孝行

廣要道

三才

曾子曰其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
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是
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
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
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
爾瞻

先王因人性而制禮緣人情而作樂禮雖出於人性

而天地之序實在焉樂雖本於人情而天地之和實在焉蓋孝之爲道其運無乎不在仰而視之在乎上天之經是也俯而視之在乎下地之義是也中而視之存乎人民之行是也則天之明以順天下之性因地之利以順天下之情以性化性天下無異性以情化情天下無殊情然則先王之爲禮樂豈拂人性逆人情而爲之哉是故以之成教天下之教不肅而自成以之治政天下之政不嚴而自治此孔子言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所以先之以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也今夫禮樂之於天下猶陰之與陽也陰陽之氣贊天地以成歲功禮樂之教同民心以成治道然民之爲道非徒無常產也亦無常心焉苟制之以刑政則民乖離而無耻苟導之以禮樂則民和睦而上下

故導之以禮非特使之知昏定晨省而已必使之相親而爲睦矣導之以樂非特使之知下氣柔聲而已必使之去乖陵而爲和矣記曰禮至則無怨樂至則不爭揖遜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由此觀之先王導民以禮樂其効必至於揖遜而天下治豈特其民和睦而已哉孔子言孝之教可以化民必止於是者爲民而言故也蓋和則有異而無乖猶五味之和也睦則有親而無踈猶九族之睦也一人和睦一家化之一家和睦一國化之一國和睦天下化之所導者寡所化者衆然則禮樂之於化民豈曰末之云乎然禮樂之道廣而充之於內則藏而爲愛敬記曰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同愛者也發而揮之於外則形而爲好惡故記曰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

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是以孔子之論禮樂必始之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遜而民不爭所以明禮樂之本也終之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所以明禮樂之用也無本不立無用不行有本有用舉而措之天下之民民孰有不具瞻者哉故記曰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豈非尊之以禮樂民具爾瞻之謂乎

紀孝行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

節人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蓋仁為孝親之實禮樂為事親之文然則孝子之事親也居則敬所以為禮養則致其樂所以為樂敬其父則子敬其兄則弟說所敬者寡而說者衆以禮事親之効也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以樂事親之効也古之孝子事親以禮樂如此固豈不仁者能之乎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然言致其敬則敬孝也則知致其樂者愛孝而已故不敬其親而敬他人非所以為禮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非所以為樂也由是觀之禮云禮云玉帛六乎哉樂云樂云鐘鼓六乎哉其本實在於孝而已矣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孝悌者人子之高行也禮樂者君子之深教也以人子之高行寓君子之深教其所因者本而已矣因親以教愛而民莫不親愛因嚴以教敬而民莫不禮順言禮順則親愛者樂也言親愛則禮順者敬也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古者教民之道未嘗不始於愛敬而成於禮樂故孔子言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悌繼之以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也今夫百里不同之風其氣有剛柔千里不同之俗其習有厚薄樂之善民感入深則至剛之風可移而爲柔至薄之俗

易而爲厚移風而使之化易俗而使之變非樂而何樂記曰樂行而倫清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豈非樂之効邪夫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所謂安上者舍禮何以哉禮之所興民之所治禮之所廢民之所亂所謂治民者舍禮何以哉記曰君位危則法無常法無常則禮無列又曰禮者下以治人之情終之以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豈非禮之効也然則詩止於移風俗樂則移風易俗何也蓋詩仁言也樂仁聲也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也深故其異如此然風可得而移俗可得而易人之風俗也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天之風俗也別而言之上欲其安民欲其治而論之民雖在所治亦未嘗不在所安也故曲禮之母不敬而其効至於安民論語言修己以敬而其効

至於安百姓

樂書卷第八十四終

樂書卷第八十五

論語訓義

八佾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故楊雄曰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故韓宣子曰周之禮樂盡在魯矣周德下衰禮廢樂壞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故諸侯僭天子者有之大夫僭諸侯者有之陪臣僭大夫者有之及其甚也陪臣不僭大夫而僭天子季氏之八佾三家之雍徹陪臣之僭天子者也其爲不仁不智也甚

矣蓋舞所以行八風節八音八音克諧而樂成焉故
舞必以八人爲佾自天子達於士降殺以兩士二之
大夫四之諸侯六之惟天子得以備數而用八焉八
佾凡六十四人矣季氏陪臣也不舞二佾而舞八佾
是僭用天子之數也三家不御琴瑟而歌雍徹是僭
用天子之名也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禮樂所謹
者名數而已文王世子曰入樂正學舞于成授數傳
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亦不可以假於人古之人
謹名數如此而陪臣之微且僭竊而用之則禮樂所
存無幾矣八佾季氏所獨故特言季氏雍徹三家所
同故言三家歌貴聲於上故於雍徹言堂與歌者在
上同意舞動容於下故於八佾言庭與公庭萬舞同
意傳曰歌者象德在堂上舞者象功在堂下君子上

德而下功於義或然周官樂師凡國之小事帥孝士
而歌徹小師下管擊應鼓徹歌內宗及以樂徹則佐
傳豆籩外宗以樂徹則眡豆籩膳夫以樂徹于造則
天子歌徹不過乎雍非諸侯之振羽也雍歌於禘又
用於徹與鹿鳴燕群臣又用於鄉飲酒同義杜預謂
凡天子諸侯大夫士之舞一列遞減二人至士四人
而止非先王樂舞之意也傳曰天子八佾諸侯四佾
所以別尊卑也其言天子八佾則是言諸侯四佾則非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五常以仁爲首六藝以禮樂爲先仁者禮樂之質禮
樂者仁之文周官掌禮樂以春官明禮樂以仁而立
也孟子言禮樂後於事親之實明禮樂以仁爲質也
仲尼燕居言序其禮樂繼之以君子知仁者近取諸

人以明禮樂之本於仁也檀弓言樂樂其所自生禮
不忘其本繼之以狐死正丘首者遠取諸物以明禮
樂之本於仁也然則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哉此季氏
僭用八佾之樂旅祭之禮孔子謂之是可忍也孰不
可忍也其不仁可知通而言之禮樂同出於仁別而
言之則仁近於樂義近於禮矣與孔子言孝悌仁之
本孟子以仁之實為孝義之實為悌同意蓋仁義人
之道也禮樂德之則也孟子論仁義多合而言之至
孔子必離而言之雖稱立人之道亦曰仁與義而已
孔子論禮樂多合而言之至孟子必離而言之雖稱
事親從兄之實亦曰禮以節文之樂以樂之而已聖
人之言非苟異也各有所當云爾老氏提提仁義絕
滅禮樂而莊周和之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

離安用禮樂而且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
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豈
老莊與孔孟異意哉蓋孔孟顯道德以為仁義發性
情以為禮樂所以經世老莊則反之以復本而已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義審節而不
和不成禮和而不發不成樂仁義禮樂無非德也關
雎美后妃之德亦宜不出於此蓋后妃之於賢才求
之未得則思以致其哀求之既得則悅以致其樂友
之以琴瑟樂之以鐘鼓樂之非不至也然且不淫焉
求之以寤寐思之以反側哀之非不至也然且不傷
焉樂者樂也不淫色禮也哀者仁也不傷善義也樂
而節之以禮仁而成之以義后妃之德也衛之夫人

無德靜女之詩以城隅之禮彤管之樂刺之則仁義可知豈不爲后妃罪人乎此與詩序先樂後哀者后妃之心詩先哀後樂者事辭之序說詩者逆其心作詩者序其事故也關雎樂而不淫豳則勤而不怨吳季札以二南爲勤而不怨豳爲樂而不淫何也蓋關雎樂而不淫后妃之德而已勤而不怨則二南之事也豳勤而不怨則豳民之事而已樂而不淫則豳國之風也

樂書卷第八十五終



